



英雄

英雄の書



宮部美雪

侯为魏大海译

“到现在为止，越狱和封禁重复了多少次，已经数不清了。甚至可以说‘圈子’里没有‘英雄’出现的时期倒是少之又少。”

无名之地能够成功地封禁“英雄”，仅仅是断断续续的刹那之间！

“人类就是如此渴望‘英雄’！明明知道‘黄衣王’邪恶，却仍然渴望不已。这也是人类的恶业、本性吧！”

所以你不必担心——阿什笑着说道。

“你还很年轻，回到你的世界去走你的人生之路吧！继续生活，享受幸福！这边的事情让我们来办，我们就是为此使命而活着——而保留着生命力。”



令人感动的一本书
心が揺れた一冊



英雄

書

宮部 美雪

侯 为 魏大海 译

“到现在为止，越狱和封禁重复了多少次，已经数不清了。甚至可以说‘圈子’里没有‘英雄’出现的时期倒是少之又少。”

无名之地能够成功地封禁“英雄”，仅仅是断断续续的刹那之间！

“人类就是如此渴望‘英雄’！明明知道‘黄衣王’邪恶，却仍然渴望不已。这也是人类的恶业、本性吧！”

所以你不必担心——阿什笑着说道。

“你还很年轻，回到你的世界去走你的人生之路吧！继续生活，享受幸福！这边的事情让我们来办，我们就是为此使命而活着——而保留着生命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雄书 / (日) 宫部美雪著; 侯为, 魏大海译.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 - 7 - 5436 - 6784 - 6

I . 英… II . ①宫… ②侯… ③魏… III .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 I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7602 号

EIYU NO SHO

by MIYABE Miyuki

Copyright © 2009 MIYABE Miyu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MAINICHI NEWSPAPERS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SAWA OFFIC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书 名 英雄书

著 者 (日)宫部美雪

译 者 侯 为 魏大海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80998664

鲁权图字 15 - 2009 - 155 号

责任编辑 杨成舜 E-mail: yesjy@163.com

封面设计 毛 增

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大 32 开(880mm × 1230mm)

印 张 14.75

字 数 390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6 - 6784 - 6

定 价 29.9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建议陈列类别: 日本小说

“念歌”或曰“黄衣王忌歌”

混沌了天地境界的青灰色云雾，翻卷奔涌着沉沉垂落，以尸衣般的冰冷和肃杀笼罩着万物。

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在此处，遥远的未来仍将在此存续。

唯有无限接近于乌有的沉寂，被统辖者从时代洪流的恩宠中丢弃，亦从其桎梏中获得了解放。

既非国度亦非乡镇，此处居民只将其称为“这片土地”。被命运引领至此的人们，在胜于雄辩的沉寂中如此领会它的真正称呼——“无名之地”。

不知缘于何等奇遇而相会，如今善良的人们照鉴此文谨记，切莫违反规约！

莫问无名之地的故事！

莫谈无名之地的话语！

莫将无名之地的囚徒当人看待！

以下略费时光讲述两个少年与一个老僧以及一个失魂流浪者编织的、遭到嫉恶的生命的故事。

我等“编织者”在永劫不复的时代洪流中，曾多次窥见此类遭到嫉恶的生命的相貌。我等将其记录下来传与后人，只因对此甚为惧

怕又甚为期待，故而将那遭到嫉恶的生命所描绘的黑暗光芒传承至今，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从这个时代到那个时代、从旧神到新神。

吾辈皆为咎人！

所有的故事皆无外乎编织者的罪孽！

善良的人们啊！但愿你们都有安稳的梦境！在不容吾辈编织者踏足的乐园之中，你们的安乐窝总是窗边灯光明亮！

切莫在灯光下期盼那遭到嫉恶的生命的造访！

切莫熄灭了灯光在窗边聆听那遭到嫉恶的生命的窃语！

如此这般你们的前途中便不会出现无名之地，这个故事也只能是毫无灵威的词藻堆砌，也就不会阻挡您的脚步。

这个遭到嫉恶的生命名叫“英雄”！

他有时自称“黄衣王”！

目 录

序 章	越狱 / 1
第一 章	失去方知珍贵 / 4
第二 章	隐士的图书馆 / 41
第三 章	无名之地 / 84
第四 章	咎之大轮 / 110
第五 章	追踪开始 / 146
第六 章	事件背景 / 178
第七 章	落难公主与白马骑士 / 206
第八 章	灰头大汉 / 236
第九 章	仇恨与恐怖的国度 / 260
第十 章	追踪线索 / 293
第十一章	告白 / 323
第十二章	大迷宫 / 357
第十三章	再会 / 387
第十四章	真相 / 414
尾 声	/ 435
后 记	/ 453
译 后 记	/ 455

序章 越狱

年轻人来到通向“碾麦丘”长长坡道的中段时，听到了钟声。

他停下脚步，抬起头来。钟声从青灰色冷雾的深处，瞬间穿透了浓重的雾霭真切地传来。年轻人感觉自己的腿脚在颤抖。

大钟塔上敲起了一响钟声。

年轻人呆然兀立，不知如何是好。一响钟声意味着什么，他已了然于胸。不过，亲耳听到这样的钟声却是平生头一次。

登上“碾麦丘”便可看到，那些正在干活儿的伙伴们，也会像他一样停下推动“咎之大轮”的双手，呆然兀立。他想快步跑近前去，混入伙伴们当中。那比心怀无以名状的惶恐僵立于此强过百倍。

然而……这里显现的仅是惶恐吗？年轻人把手掌捂在裹着黑衣的胸口上。

他们这些“无名僧”，顾名思义即没有自己的名字，以前，甚至连个体的存在都算不上。他们不过是此处——“无名之地”的分身、碎片，不过是为了体现其意志而制造的零碎部件。

没有灵魂！

尽管如此，正因如此，在时代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这片永劫不复之地，本来应有灵魂的容器中滋生了栖居者。曾经由其他世界造访此地的访客们——来自有星球和国邦之称的有名称有色彩的生命场所，他们以各种名目来称呼“无名僧”躯壳中的栖居者。那就是感情和心灵，或可称之为人性。

总而言之，那就是现在年轻人手握之处的栖居者。

此地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就不能形成日常生活。“无名僧”们只需重复“碾麦丘”上的活动和“万书殿”的护卫。虽说没有休息时间，却也没有疲劳。若说此地还有什么预料之外的动静，那就是云飘雾绕了。

曾有访客探问：你们在这里不感到烦闷吗？

烦闷是什么？

就是厌倦，就是腻歪。若周而复始地做同一件事儿，谁都会有这种感觉。

“无名僧”不是“谁”，“无名僧”谁都不是，他们不会产生烦闷的感觉。

年轻人感到，单薄黑衣下自己瘦削的身体深处产生了战栗。他确实不知倦怠为何物。而此时此刻，这里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感觉。

产生相反感觉的部位也便有了真实。

年轻人发现，自己身体的某处——原本应该栖居灵魂的空洞躯壳中，正在期盼着一响钟声。

事件发生了！事件在发展！

再过不久，新来的访客就会踏足此地！

我盼望这样！

年轻人把握在胸口的手掌握紧并攥成拳头。他闭上眼睛，感到身体的战栗愈加强烈。

一响钟声还在持续。年轻人光头上的雾气凝成了小水滴，随即顺着鬓角流淌下来。长长呼出的气息变成白雾，赤裸的脚趾上沾满了坡道的泥土。

不久，念歌随着流动的青雾隐约飘来。年轻人睁开眼睛向山顶仰望。暂时还看不到什么。青雾依然飘动，念歌从青雾深处传来。啊！是伙伴们！

凝眸望去，渐渐看清他们举着的松明火把，如同交错飞舞的精灵上

下左右飘忽不定，轻盈地向这边靠拢过来。

“无名僧”的团队下山了。他们正是年轻人，年轻人的一部分，年轻人是他们的一部分——“白衣僧”的团队。

同样是光头，同样是裸足，同样的嗓音，同样的相貌。他们既是数不清的团队，却又等同于一个人。

年轻人终于松开了拳头，随声附和并迈开步伐混入其中。

我是他们，他们也是我。伙伴们！年轻人胸中掩藏着伙伴们念歌旋律中并不具有的内涵。

他们往下走去，一响钟声越加清脆喧嚣。念歌被青雾吞噬，“万书殿”的屋脊在青雾幔帐中时隐时现。年轻人退到团队末尾时再次驻足，同时屏住了呼吸。

仰望青雾，他口中念念有词。

他越狱了！

战争即将开始！

第一章 失去方知珍贵

一个春日午后，融融暖意令所有的人昏昏欲睡。第五节课上，友理子手握铅笔睁大了双眼，可大脑却在休眠。吃过供餐，肚子饱饱的，这堂课又是自己最最头疼的理科。

“友理，友一理！”

邻桌的佳奈小声唤道。一块橡皮头飞过来在课桌上蹦了两下。

“你的头在晃，会被发现的！”

森崎友理子一个激灵清醒过来。幸好片山老师正在写板书，背对着这边。友理子赶忙用手蹭了蹭眼皮。

佳奈用手捂着嘴巴笑了，友理子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两人的座位正好位于教室中央。环视周围，只见全班二十五名同学中，一半人正在打盹儿或是神情迷离。

友理子看了看黑板上方的挂钟，还有二十分钟下课，得想法儿打起精神。她垂眼瞧了瞧手边的笔记本，从上数起第三行，字迹变得七歪八扭，自己怕是打这儿进入了春眠佳境。

“佳奈，课后让我看看你的笔记。”

嘀咕声一出，恰好片山老师回过头来，她用手指推了推眼镜框，视线停在了友理子上方。

“森崎同学！”

被点名了！佳奈赶紧低下头去，开始舞动铅笔。

“不许说话！”

“是，老师。”

友理子缩了缩脖子。可是，老师嗳，周围打盹儿的同学你咋不管？我还醒着就不错了呀！

可能是辩解和抗拒的心理已在脸上暴露无遗，片山老师放下粉笔啪啪地拍了几下手，将一只手撑在腰间。

“你们班在上周理科测试时，平均分数在全区五年级中最低！对科目有所偏好，本也可以理解，老师也没说叫大家都考一百分，但是——”

被老师的说教唤醒的同学寥寥无几。友理子已开始修描笔记本上暗码一般七歪八扭的笔记。

这时，有人轻轻叩响了教室的前门，片山老师带着恼怒的表情走下讲台。

友理子正在认真地解读暗码，没有注意到他们在交谈什么。突然“嘭”的一声巨响，片山老师关上了门。友理子抬起头来，发现片山老师的目光竟然落在了自己身上。

我？不会吧！老师在看着友理子？老师的眼镜片在反光，所以看不到她的眼睛。

“森崎同学！”

片山老师没有返回讲台。她僵立在门旁，语调有点儿失控。

“起来！回家去吧！”

教室中所有的同学（所有醒着的同学）一齐注视着友理子。她甚至感觉到大家的视线劈头盖脸地撞在了自己脸上。她从未有过这种体验，并非因为她毫不起眼，而是因为平淡得恰到好处。

“那个……嗯……”

友理子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环顾了一下周围，心想有人会告诉她，老师刚才说了些什么。

片山老师突然像拧紧了的发条，穿过课桌的过道走近友理子，她的动作怪异，很不自然。

她在友理子的课桌旁停下脚步，一只手撑在课桌上，另一只手搭在友理子肩头。

“你家里有急事儿，你母亲来了电话。赶快回去吧！”

方才注视着这边的同学们开始议论纷纷，“丧事、丧事”这样的私语声传入友理子的耳朵。什么“丧事”？就是有人死掉了呗！

只有佳奈不安地凝视着友理子。老师又开始走动，走近了教室后面的储物柜。佳奈抢在友理子前面说道：

“老师，我来帮她！”

片山老师正要打开友理子的橱柜，听到佳奈这样说便回转头来。前面座位上的佐藤也离开座椅来到友理子身旁，还有其他几个同学要站起身来，老师一边返回讲台一边大声说道：

“都坐下！坐下！”声调依然反常。

友理子将课本和笔记本塞进佳奈拿来的书包中，她感觉自己脸都红了，心里却是冰凉的不安。

她夹着书包来到走廊，片山老师也跟了出来。更令她惊讶的是，年级主任木内老师也在那里。她见到友理子，忽然间表情似乎变得轻松起来。

“准备好了吧？好，去吧！”

木内老师把手搭在友理子背部。她的年纪已与友理子的祖母相当，矮胖的身材特别爱出汗。即使现在，搭在友理子背部的手也传递出略高的体温。

“请多费心！”

片山老师点头送行，站在那里直到友理子拐过走廊。

“木内老师，我家出什么事了吗？”

友理子边走边问道。

木内老师盯着脚下前行，走得很快，友理子不得不小跑着跟上。老师的手一直搭在友理子背部，视线却在回避友理子。

“你爸爸妈妈在家等着呢。”

木内老师走路的姿态跟刚才片山老师一样，语调也不自然。

“不管怎样，你赶快回家吧！”

“丧事”！是谁死了？刚才传入耳中的话语，在友理子的大脑中颤抖着。是谁死了？爸爸？妈妈？可刚才木内老师还说爸爸妈妈都在家里等我呢……

如果说，方才的惊愕是全国锦标赛级别，那么接下来等待友理子的恐怕就是奥林匹克级别的了。校门口停着一辆出租车，校长和副校长站在车门旁。

“啊，森崎同学！”

校长喊出了友理子的名字。校长会一个个地记住像友理子这样毫不起眼的学生名字吗？

“不要担心，木内老师会陪你回府上的。”

副校长说的是——“府上”！

友理子跟木内老师上了出租车。本来，友理子步行回家只要十来分钟，这回居然要坐出租车！

友理子的家在十层公寓楼的第五层——建于十年前的“安琪城堡·石岛”。哪儿会有什么天使居住？灰色外墙装有钢制的露天楼梯，一座死气沉沉的建筑。

一下出租车，木内老师就拉住了友理子的手。我和老师牵手？这比一起乘坐出租车更加不可想象！

“木内老师，”友理子再次仰视走在身旁的老师的脸庞，“刚才上出租车时校长说了些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啊？”

校长对木内老师说：“那事儿就拜托你了。”

木内老师露出窘迫的眼神点了点头说道：

“好歹都是学校的事儿。”

木内老师的笑容就像没有完全拼好的拼图，脆弱得眼看就要七零

八落。

“森崎同学不必担心。”

自己都小学五年级了，已经不是婴幼儿。虽然还是孩子，却已堂堂正正站在了青春期门口——校长曾在早会上这样说过，所以，这应该不是友理子一厢情愿的自以为是。

可是面对已经长大的友理子，他们却众口一词地说什么“不要担心”。

就像在哄小孩子。这是为什么？

一出电梯，友理子就挣脱了老师的手跑将起来。

门厅没有上锁。

“我回来了！妈妈！”

脱掉鞋子跑过走廊时，妈妈从里面的起居室出来了。

“啊！友理子！”

妈妈平安无事，活得好好地。死了的不是妈妈！

妈妈向友理子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友理子。这是友理子今天品尝到的第三次惊愕，比奥运会又高了一个等级，相当于足球世界杯。

“妈妈，怎么回事呀？”

妈妈的身体在颤抖，脸色铁青，眼眶中噙着泪水，眼睛红肿。

“我是年级主任木内。”

听到木内老师的自我介绍，妈妈这才放开了友理子回礼。

“非常感谢木内老师，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致谢还不算，还得道歉！嗨，真的、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学校又来过通知吗？”木内老师问道。

“没、还没有……”

妈妈眼中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

“好像还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谁呀？

学校？友理子的？奇怪！说的是木内老师在学校的事儿？说什么呀？

“哎，怎么回事儿？”友理子问妈妈。可是妈妈已经哭得一塌糊涂。

“友理子妈妈，你把情况告诉孩子吧。我去等电话，你们母女俩先谈谈。”

木内老师愈发夸张地向友理子绽开笑脸，拼图碎片砰然散落。

“就去友理子的房间谈，好吗？”

她温和地把手搭在友理子妈妈的肩头催促着。妈妈紧紧握住友理子的手站了起来。

从起居室来到走廊，左边的第一个房间，门把手上拴着小小的绒毛玩具做标志，这就是友理子的房间。

隔壁——

那是友理子哥哥的房间。他每天上学时，总是把房门关好。他已是初中二年级学生，更加注重个人隐私的保护。

这扇门现在开着，可以看到哥哥的书桌和椅子。椅背上还搭着他的夹克衫。

友理子的哥哥——森崎大树，十四岁。

友理子心中发出了惊呼：刚才说的学校，如果不是指友理子的学校，那就是哥哥的学校。

走进友理子的房间，妈妈轻轻关上了房门，然后让友理子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她随即坐在了木地板上，就像精疲力竭瘫倒了似的。

友理子也从椅子上跳下来，紧紧地倚着母亲。

“妈妈，是不是哥哥出什么事了？”

家里出事了！听到这个消息，友理子根本没有意识到是哥哥大树，因为哥哥是个绝对安全可靠的人物。他学习成绩优秀，体育运动全能，从小学时代就加入了少年棒球队，四年级就成了正式投手。他上初中时归属于游泳部（他说游泳可以锻炼肩部），在那里也表现得十分出色。

如果说哥哥出了事，那就是事故。要么是交通事故，要么就是在泳池中溺水身亡。不，这个季节不会下水的呀。那，可能还是交通事故！

“妈妈，哥哥被汽车撞了吗？”

妈妈双手握住友理子的手，脸上泪水纵横，眼睛都睁不开了。她伤心地啜泣，友理子也哭丧着脸。妈妈怎么哭成这个样子？大人也会哭成这个样子？

“哥哥死了吗？”

妈妈摇摇头，仍然闭着眼睛。刺入友理子心头的“死”的恐惧倏然消失，耳畔的“丧事”回旋也倏然停息了。

啊！太好了！哥哥没死！

那妈妈为什么还要哭呢？

“你哥吧……”

“嗯！”

“在学校，午休时……”

“嗯！”

“有人说他跟同学打架了。”

妈妈的嗓音有些嘶哑。

“他把同学打伤了。”

一声叹息后，妈妈又啜泣起来。

“你哥一定是吓坏了，从学校里逃跑了，不知去了哪里，学校的老师和区消防队员都在帮着找呢。”

友理子心中又觉得空落落的。少了点儿什么，友理子自己也搞不清楚。这种状态是好是坏，她也是搞不清楚。

“你不要担心！”

妈妈一边哭一边抚摸友理子的头发。

“很快会找到的。找到你哥，就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受伤的同学家里道歉。事情很快就会妥善解决。”

妈妈的嗓音柔和,但与她的表情极不协调。友理子觉得,妈妈心里根本就不认为事情能够妥善解决。

“爸爸呢?”

哥哥和爸爸最亲。近来,哥哥时有固执己见的倾向,但爸爸还是为儿子感到骄傲。

“爸爸一定很担心吧?他跟学校老师一起在找哥哥吗?”

“嗯。”

妈妈点点头,像是胃底反呕出什么似的又哭了起来。

妈妈说的不是假话,但也并未说出真相。直到傍晚,友理子才知道了这些。

友理子的哥哥——森崎大树当天带着刀子去了学校。据说他不是从家里带去的,是在外边买的。看到的人说,那把刀子有十五公分长。

大树就用这把刀刺伤了两个同班男生。一个刺伤了腹部,一个刺伤了颈部。

被刺伤颈部的同学在救护车赶到时已经没了气息。

正值午休时间,事发地点不在教室而是在体育馆后面,除了他们三个之外没有别人,所以无人察觉,直到腹部受伤的同学爬出来求救时才被发现。

当老师和同学得知此事惊慌失措时,森崎大树早已没了踪影。

他还带着刺伤同学的刀子。

没人看到他离开学校,是跑着离去还是步行?是哭是笑还是怒气冲天?

或者,他感到了后怕?

森崎家聚集了很多人,有大树的中学老师也有家长会的家长们,有警察、消防队员还有街坊邻居。

森崎家的亲戚都住在很远的地方,当天来不了,取而代之的是没完没了的电话。